

屠格涅夫選集

VI

處女地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著

巴金譯

處女地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版

版權所有
翻印不許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中北路西一段六號

重慶民國路第二十一號

成都陝西街三六號附五號

良友印刷廠承印

譯文叢書

處女地

巴金譯
中冊

定價壹元柒角

十六

溫茲達諾夫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他想到昨夜發生的事情，並不覺得有一點兒不安；他反而感到一種清醒的、寧靜的快樂，好像他做了一件在很久以前就應該做的事情似的。他去向西比雅金請了兩天的假，西比雅金馬上答應了，不過臉色有點不自然。溫茲達諾夫便動身到馬爾克羅夫家裏去。在動身之前他設法跟瑪利安娜面談了一次話。她也沒有露一點害羞或不安的樣子；她安靜地、堅決地望着他，很自然地單單稱呼他的教名。她很關心他會在馬爾克羅夫家裏知道些什麼事情，她求他回來時詳細地告訴她。

「這是不用說的，」溫茲達諾夫答道。

「究竟，」他想到，「我們爲什麼要不安呢？在我們的友誼上，個人的感情倒佔着……大要的地位，不過我們是永遠不會分開的了。這是爲了事業嗎？不錯，爲了事業！」

溫茲達諾夫這樣想着，他自己也不去推究，在他的思想裏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他看見馬爾克羅夫仍還帶着那樣厭倦和沈鬱的心情。他們草草地吃了中飯，便坐上前一次坐過的馬車（馬爾克羅夫那匹馬脚還是跛的，他們向一個農人租了一匹耕馬來代替，那匹馬年紀很青，從來沒有拉過車）到商人法來葉夫的大紡紗廠去找沙羅明。涅茲達諾夫的好奇心被引起來了；他渴想去跟他最近聽見人談了多少次的那個人熟識。沙羅明正等着他們來拜訪；這兩個旅客剛剛在工廠大門前停下來，說出了他們的名姓以後，馬上被人引進『技師』住的那間又小又難看的耳房裏去了。他那時却在工廠的正屋裏面；一個工人跑去找他來，涅茲達諾夫和馬爾克羅夫便趁着這時機走到窗前去，看四周的情景。這工廠顯然是很興盛的，工作十分繁忙；到處都有不停的活動的鬧轟轟的聲音，機器的打鼾聲和憂憂聲，織布機的軋軋聲，輪子的營營聲，皮帶的拍擊聲；同時手推車，大琵琶桶，和載貨的馬車不斷地進進出出；大聲傳達命令的聲音夾雜在鈴聲和哨聲的中間；男工穿着粗外衣，腰間繫了一根帶子，用一根皮帶束着頭髮，女工穿着印花布衣服，他們匆忙地來來去去；裝上馬具的馬被人牽了過去……這是成千的人用了全力在工作的亂轟轟的鬧聲。一切都有規律地照着合理的方式並且用了全速力進行着；可是在這兒，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東西，不但沒有一點敏捷和整飭的樣子，連清潔也談不到；到處是疏忽，污穢，齷齪。這兒一扇窗壞了，那兒牆灰脫落了，板壁鬆開了縫隙，門又張開

了大口；在正面大天井的中央有一個大的黑水蕩，蓋了一蕩髒水，泛着彩虹般的顏色；遠遠放了一堆廢磚；泥地上四處都是草蓆和帆布的破片，匣子，同一些斷繩；幾隻亂毛蓬蓬的瘦狗到處爬着，連一點叫聲也沒有；在一個角上，籬笆下面坐着一個亂頭髮大肚皮的四歲光景的小孩，他從頭到腳都是很髒的，正在絕望地哭着，好像他被全個世界拋棄了似的；在他旁邊有一隻跟他一樣污穢的母豬，給一羣吃奶的小豬圍着，牠在嚼捲心菜頭；一些懸掛着的破爛衣服隨風飄蕩；到處都是這麼一種氣味，這麼一種惡臭！一所俄國的工廠，不錯；却不是一所德國或法國的工廠。

涅茲達諾夫看了馬爾克維夫一眼。

『我聽見好多人講沙羅明很有才幹，』他說，『我得說，這一切的凌亂實在叫我吃驚；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這不是凌亂，』馬爾克維夫不大高興地說，『這是俄國人的不愛乾淨。不過這是管理千萬萬人的事情！他不得不顧着舊的習慣，依着實際的需要，還顧到老闆本人的意思。你知道法萊葉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嗎？』

『一點也不知道。』

「他是莫斯科最大的守財奴。一個 Bonaparte (法語：資產階級)——這個字眼對他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這時沙羅明走了進來。他本人跟工廠一樣，又叫涅茲達諾夫失望了。初看起來，他很像是一個芬蘭人，或者更像是一個瑞典人。他身材瘦長，肩膀寬，眉毛和睫毛都很稀疏；他有一張黃黃的長臉，一樸短而闊的鼻子，一對極小的淡綠色眼睛，一付沈靜的臉色，一對突出的厚嘴唇，兩排大大的白牙齒和一個略帶雞樣的尖下巴。他的裝束跟一個工匠或者一個火夫的差不多，他穿了一件帶鼓脹的袋子的粗絨厚外衣，戴了一頂摺綳的油布帽，頸上圍了羊毛圍巾，腳上穿了一雙塗黑油的皮鞋。一個四十歲光景的男子跟他一塊兒進來；這個人穿了一件粗布的藍人上衣，有着一付極靈活的吉普色人的面貌，和一對銳利的純黑的眼睛。一進來立刻就用雙對眼睛打量涅茲達諾夫……馬爾克維夫是他已經認識的。他名叫帕威爾；據說他是沙羅明的有力的助手。

沙羅明慢慢地走到他的兩位客人面前，默默地伸出他那粗硬而肉少的手把他們的手握過了，便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封好的包裹，還是不說一句話，他把包裹遞給帕威爾，帕威爾接了包裹馬上就走出去了。於是他伸了伸四肢，又咳了兩聲嗽；他手一勛把頸上那頂便帽丟開了，便

在一個漆過的木凳上坐下來，他指着一隻漆過的木沙發，對馬爾克羅夫同涅茲達諾夫說：『請坐。』

馬爾克羅夫先對沙羅明介紹了涅茲達諾夫；沙羅明又跟涅茲達諾夫握了一次手。過後馬爾克羅夫便談起『事業』來，談起瓦西里·尼可拉葉維奇的信。涅茲達諾夫把信交了給沙羅明。沙羅明注意地、仔細地讀着，他的眼睛跟着字跡一行一行地在紙上移動，涅茲達諾夫一直在旁邊偷偷望着他。沙羅明坐在沙發上，已經下沉的太陽明亮地照在他那略帶汗跡的晒成了褐色的臉上同他那佈滿灰塵的淺色的髮上，使他的頭髮像一束金線似地閃着光。他讀信時，鼻尖跟着他的呼吸微微顫動，他的嘴唇動着，好像他在唸着每個字似的；他雙手緊緊捏着信紙，把他捧得高高的。這一切，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倒給了涅茲達諾夫一個好的印象。沙羅明把信交還給涅茲達諾夫，對他笑了笑，隨後又去聽馬爾克羅夫講話。馬爾克羅夫反覆地講着，講着，可是後來他終於講完了。

『我恐怕，』沙羅明說，他略帶嘶啞的聲音是年青而有力的，涅茲達諾夫聽來覺得很愉快

◎萬人叢書本作『一封封好的信。』——譯者。

『在我這兒談話不大方便；讓我們到您家裏去，離這兒也不過五哩地光景。』我想你們是坐馬車來的吧？』

『是的。』

『好，……我想車裏該有我的坐位吧。一個鐘頭以內我的工作就完了，我就完全自由了。我們可以好好地談一下。您也有空嗎？』他問涅茲達諾夫道。

『一直到後天我都閒着。』

『好極了。我們可以在馬爾克羅夫先生家裏過夜。賽爾該·米海維維奇，我們可以麼？』

『這還用問！自然可以的。』

『好吧，我很快地就會弄好的。我還得把身上弄乾淨一點。』

『您工廠的事情怎樣呢？』馬爾克羅夫含着深意地問道。

沙羅明掉過頭朝旁邊看了一下。

◎ 萬人叢書本作『七哩。』——譯者。

◎ 萬人叢書本作『涅茲達諾夫。』——譯者。

『我們可以好好地談一下，』他又說了一遍。『等一下吧……我很快地就回來……我忘了一點事情。』

他出去了。倘使他先前沒有給涅茲達諾夫留下一個好的印象，那麼涅茲達諾夫多半會想道，也許甚至會對馬爾克羅夫說：『他不是故意躲開嗎？』可是這一類的問題他連想也不會想過。

一個鐘頭以後，從這個大建築的每一層樓，每一道樓梯，每一道門口，大羣的喧嚷的工人流了出來，馬爾克羅夫、涅茲達諾夫同沙羅明坐的馬車也就在這時出了工廠的大門跑到大路上去。

『瓦西里。費多吉奇！這個應該做嗎？』帕威爾把沙羅明送了到大門口，現在忽然在後面叫道。

『不，等一會兒……』沙羅明答道。『那是夜工的事，』他又對他的同伴們解釋道。

他們到了波爾從料渥，在那兒用了一點晚餐，這大半是爲了禮貌的關係。隨後燃起了雪茄烟，他們便談起話來，這是俄國人的那種一講便講到半夜的長談，像這樣的談話在別一國人中間是很少見到的。在談話時候，沙羅明也不會滿足涅茲達諾夫的期望。他講話很少……少得

幾乎可以說他並沒有講過話；可是他聽得很注意，要是他偶爾發表一點意見或者批評一兩句，他的話總是很切實，很認真，並且很簡短的。沙羅明並不相信，俄國就要發生革命；可是他願意勉強別人贊同他的見解，他也不阻止他們去試一下，他只是站在一旁觀望，他的態度並不像一個疏遠的旁觀者，倒是他們近旁的一個同志。他跟彼得堡的革命黨人很熟，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他也跟他們表同情，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可是他明白一般老百姓（離了老百姓『你什麼事也做不了』）對革命運動還是非常冷淡，須得先花費長時期使他們覺醒起來有了準備才成，但這卻不是這些人的方式和手段所能奏效的。因此他纔站在一旁，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偽君子或者一個滑頭。辦法，他倒像一個有見識的人，不肯把自己和別人拿來白白地犧牲。至於聽呢，……他為什麼不聽別人發表意見，並且要是他能夠的話，他為什麼不想多知道一點呢？……

沙羅明是一個教會執事的獨子；他有五個姊妹，都嫁給教士和教會執事去了；可是他得着他那個嚴肅端正的父親的允許，離開了那學校開始去研究數學，他特別熱心地去研究機械學；他進了個英國人辦的企業中做事，那個英國人後來像一個父親似的愛着他，並且供給他和曼徹斯脫去留學，他在那兒住了兩年，又學會了英文。他最近纔到這個莫斯科商人的工廠裏來做

事。他對他的下屬非常嚴厲，這種作風是他在英國學來的，然而他們還很喜歡他；「他是我們自己的人，」他們常常這樣說。他的父親對他也很有滿意；他常常叫他做「一個很切實的傢伙，」他父親唯一埋怨他的地方，就是他不願結婚。

我們已經說過，在馬爾克羅夫家裏深夜的談話中間，沙羅明幾乎沒有講過一句話；可是等到馬爾克羅夫談起他對工廠工人的期望時，沙羅明便照常簡短地發言道，俄國的工人跟外國的工人完全不同——他們是極溫和的一種人。

「農人呢？」馬爾克羅夫問道。

「農人？他們中間現在有好些慳吝鬼和放債人了，每年還要多起來；可是他們只知道他們自己的利益；其餘的人都是羔羊，又瞎又聾，什麼都不知道。」

「那麼我們得注意什麼地方呢？」

沙羅明笑了笑。

「你們尋找，就尋見。」

〔Manchester英國的工業城市。——譯者。〕

他的臉上差不多總是帶着笑容。這笑容跟他本人一樣，是極端正直的，但卻並不是毫無意義。他對待涅茲達諾夫的態度很特別；這個年青學生在他的心中喚起了一種關切的、並且差不多是慈愛的感情。

在這次談話的中間涅茲達諾夫突然興奮起來，臉也擰紅了，熱烈地說着話；沙羅明靜靜地站了起來，大踏步穿過屋子，把涅茲達諾夫腦後一堵開着的窗關上了。……

講話的人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直率地說：『您不要受涼纔好。』

涅茲達諾夫便問他，在他管理的工廠裏，他打算實行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思想，他是不是想叫工人也得着一份利潤。

『好朋友！』沙羅明答道，『我們辦了一個學堂和一所小小的醫院，連這一點我們老闆也像一隻熊那樣兇猛地反對着呢！』

只有一次沙羅明認真發了脾氣，把他那有力的拳頭在桌上用勁打了一下，使得桌上的一切東西，連墨水瓶旁邊那個四十磅的法碼也在內，全震動了。因為他聽見講起一樁壓迫工會的違

法行爲。……

涅茲達諾夫同馬爾克羅夫談起怎樣『行動』，怎樣實行他們的計劃的問題，沙羅明仍舊帶着好奇心，甚至帶着敬愛地靜聽着；可是他自己却沒有講過一句話。他們一直談到早晨四點鐘。什麼話都談到了！馬爾克羅夫也曾帶點神祕意味地講到那個不知道疲倦的旅行家基斯立亞科夫講到他的書信，他們越來越有趣味了；他答應把那些信拿幾封給涅茲達諾夫看，他還許他帶回家去，因為那些信很長，並且筆跡不大清楚；他還說信裏面含有不少的學問，甚至還有詩，並不是什麼淺薄的打油詩，却是帶着社會主義傾向的詩！馬爾克羅夫從基斯立亞科夫又講到兵士，副官，德國人，他後來又講起他那幾篇論炮兵的文章；涅茲達諾夫談着海涅同柏爾勒^①中間的衝突，談着蒲魯東^②，談着藝術上的寫實主義；沙羅明只是聽着，聽着，一邊思索，一邊抽他的烟，臉上仍舊帶着笑容，他始終沒有講過一句漂亮的話，可是他好像比別人更明白主要

① H. 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德國詩人。L. 爾勒（一七八六——一八三七）德

國著作家。——譯者。

② P. J. 蒲魯東（一八〇九——一八六五）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家。——譯者。

的困難究竟在什麼地方。

鐘敲了四點。……涅茲達諾夫同馬爾克維夫倦得快支持不下去了，沙羅明還是很有精神。朋友們分開了，不過他們先約定第二天到城裏去看商人加魯席金，商談宣傳的事情。加魯席金本人是很熱心的，並且他還答應介紹一些新的同志！沙羅明表示他懷疑究竟值不值得去拜訪加魯席金。可是他後來也承認值得去走一趟。

十七

馬爾克羅夫的客人們還在睡覺的時候，他的妹子西比雅金夫人差一僕人送了一封信來。在這信裏瓦倫丁娜·米海羅大娜給他寫了各種家庭瑣事，並且請他把借去的一本書擲還，末後她在附白裏順便告訴他一段『有趣的』新聞：他的舊愛瑪利安娜愛上了家庭教師涅茲達諾夫，家庭教師也愛上了她；她，瓦倫丁娜·米海羅大娜並不是在這兒重述別人的閒話，她是親眼看見，親眼聽到的。馬爾克羅夫的臉色變得像黑夜那樣地陰暗了……可是他不说一句話；他吩咐聽差把書交給了來人，他看見涅茲達諾夫下榻來時，照常對他說了『早安』，他還把他答應過的基斯立亞科夫的信札給了他；不過他並不留下來陪伴涅茲達諾夫，卻獨自出去『照料事情』去了。涅茲達諾夫也就回到他自己的屋子裏翻看這些書信。那個年青的宣傳家不停地講着自己，講着他的熱心的活動；據他自己說，他在最近一個月內走了十一縣，住個九個縣城，二十九個村子，五十三個小村莊，一個田莊和八個工廠；他在乾草棚裏睡了十六個夜晚，在馬房裏睡了一夜——至在牛欄裏睡過一夜（他在這兒還加了兩個括弧，裏面寫着：他對虱子一點也

不怕)；他進過農人的泥屋，工人的宿舍；他到處演講，教誨，散播小冊子，並且採訪消息；有些事他當場記錄下來，有些事他使用最新的記憶法保留在他的記憶中；他一共寫了十四封長信，二十七封◎短信，十八張筆記，其中有四張是用鉛筆寫的，一張用血寫的，一張是用煤煙和水寫成的；他能够辦到這一切，只是因為他知道辜傲昆丁·約翰孫，卡列立伍司，斯威爾立次基和別的著作家，統計學家的榜樣，有系統地支配他的時間。過後他又談到他自己身上來，談到他的幸運；談到他怎樣地補足了傅利葉◎的激情的學說；說他是第一個發見『根本原則』的人，說他不會『不留一點痕跡就離開這個世界的』，說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他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居然已經解決了一切生命和科學的問題，又說他要把俄國翻轉過來，他要『給她一個震動！』『Dixi』他在每一段的末尾把這個字加上去。『Dixi』這個字在基斯立亞科夫的信裏用得很多，他總是在這個字後面加兩個驚嘆號。在某一封信裏有一首社會主義的詩，是寫給一個少女的，開頭是這樣的句子：

◎萬人叢書本作『二十八封』。——譯者。

◎查理·傅利葉(一七七二——一八三七)，法國社會主義者。——譯者。